

# 塑造名山：徽州社会与乌聊山的开发和形塑

孟义昭

**摘要：**乌聊山原是徽州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自然条件也无任何特殊之处，但经过历代开发与形塑，至北宋时期成为徽州名山。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的尊崇地位，是在城池、祠庙、州学等人文景观的共同塑造下形成的。南宋前期罗愿在编纂《新安志》时，意识到乌聊山的尊崇地位，将其列为徽州山川之首。这种“徽州山川，首列乌聊”的书写方式，正是对北宋时期乌聊山名山形象塑造成功的追认，并被后世众多历史、地理著作沿用。徽州名山众多，乌聊山只是其中一座。如何将名气日增的乌聊山纳入徽州山水景观表述体系，是摆在当时文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张可久的新安八景之说，到唐文凤重新品评的新安八景，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出现巨大变化，特别是增入“乌聊晓钟”这一景观。地域景观表述体系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赏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也是乌聊山名气继续提升的生动体现。乌聊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徽州的象征。从乌聊山的名山生成史可以看出，对于自然条件并不突出的小山来说，人文历史的塑造是其成为名山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徽州；歙县；名山；乌聊山；人文景观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019(2021)04 - 0001 - 09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AHSKF2018D75)

**作者简介：**孟义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安徽合肥 230039)。

乌聊山，一名富山，又名庙山，其山之东峰称东山。乌聊山原是徽州<sup>①</sup>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自然条件也无任何特殊之处，但经过历代开发与形塑，至北宋时期成为徽州名山。自南宋罗愿《新安志》开始，徽州地方志书在编纂“山川”一门时，往往首先刊列乌聊山。该山“近而尊”<sup>②</sup>的特点，也被着重提及。所谓“近”，是强调乌聊山的地理位置，距徽州府城最近；所谓“尊”，则是指乌聊山的地位，在徽州山川中最为尊崇。对于这座徽州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名山，学界鲜少关注，目前仅见章毅考察了元代乌聊山汪王庙的演变<sup>③</sup>，此外尚无关于乌聊山的专论。本文从乌聊山人文景观入手，考察乌聊山的开发史及其与徽州社会文化的关系，揭示一座小山成为地方名山的主要途径。

## 一、乌聊山的早期开发

唐代以前，是乌聊山的早期开发阶段。这一时期，乌聊山先后出现毛甘故城、新安郡城两大人文景观。建设城市，是人类开发山川的最高水平。在早期开发中，乌聊山就曾建有两座城池，在徽州各地山岳中遥遥领先，显示出其开发的高起点、高水平特征。

毛甘故城处于徽州建城史上的初级阶段，也是乌聊山出现最早的重要人文景观。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乌聊山，在县东南二百六步。上有毛甘故城，后汉末，贼毛甘万户屯于此，吴将贺齐讨平之。”<sup>④</sup>

① 北宋宣和三年(1121)，歙州改称徽州。在此之前，徽州建置沿革较为复杂。为便于行文，除特殊情况外，本文统称其为“徽州”。

② 嘉靖《徽州府志》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③ 章毅《规制与传统：元代富山汪王庙的演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④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6页。

李吉甫明确指出,毛甘故城在乌聊山上,为毛甘屯兵时所筑。由于史料所限,毛甘故城的具体形态尚无法得知。

东汉末年,毛甘为山越首领之一,率部族屯于乌聊山,依阻山险,聚众自保,不纳赋税,与孙吴势力对峙。除山岭之险外,乌聊山之所以成为山越的重要据点,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乌聊山在歙县核心区域,地理位置重要;二是其山泉水丰富,用水方便。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乌聊山,在县东五步。按《吴记》:‘歙率毛甘领万人屯乌聊,孙权遣贺齐平之,分黟、歙为六县。’盖歙县已在此。其山为泉水所凑,城西有四水合流。”<sup>①</sup>正是因为乌聊山具有位置重要和取水近便的优点,才成为毛甘的屯兵建城之处。在乌聊山早期开发史上,山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对于孙吴来说,山越的存在是一个巨大隐患和威胁。陈寿就曾评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sup>②</sup>山越长期而又反复的叛乱,牵制孙吴军力,损耗政权实力,使孙权无暇也无力与曹魏对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山越凭借山险不纳租赋,在客观上也减少了孙吴财税来源。为消除心腹之患,增强自身政权实力,建安十三年(208),孙权遣贺齐进讨黟县、歙县山越<sup>③</sup>。乌聊山并未真正发生战斗,而是在林历山山越战败的情况下,毛甘等人选择投降自保。贺齐的功绩被后人追述,他在明代被徽州人选作“名宦”,祭祀于徽州府学遗爱堂<sup>④</sup>。

贺齐征伐山越之役,是改变徽州行政区划的一件大事,在徽州行政区划史上意义深远。徽州地区由丹阳郡下辖的黟县、歙县,分为黟、歙、始新、新定、黎阳、休阳等六县,并升为独立的新都郡,郡治在始新县(治今浙江淳安)。一郡六县的行政区域,开启了徽州郡级行政建制的时代。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平孙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郡治仍在始新县。南朝梁元帝承圣年间,置新宁郡,辖黟、歙、黎阳、海宁四县。开皇九年(589),隋朝改新宁郡为歙州,辖黟、歙、海宁三县,州治在黟县。大业初年,隋朝废歙州,复设新安郡,郡治在休宁县。义宁年间,郡治移于歙县。武德年间,唐朝改新安郡为歙州。在东汉末年至唐初期间,徽州建置沿革十分复杂,而乌聊山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汪华起兵,据有新安郡,迁郡治于休宁万安山,兼有宣、杭、睦、婺、饶等州之地,号称吴王。义宁年间,汪华将新安郡治迁至歙县乌聊山。汪华选择乌聊山作为郡治,主要原因是:首先,汪华当年起兵时,曾屯兵于乌聊山,对乌聊山较为熟悉,并且富有感情。其次,乌聊山为徽州形胜所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南宋徽州人罗愿曾撰写《汪王庙考实》一文,其中就指出此山形胜对汪华迁移郡治的影响“新安郡治,自昔屡迁,今治歙县乌聊山之西,则实始于王。乌聊者,郡之形胜。自汉建安之乱,县人毛甘以万户守之,逮王之起,复屯其上,后因迁治其旁云。”<sup>⑤</sup>再次,东汉末年,毛甘屯兵乌聊山,在山上建城,为在此山创立郡治、建设郡城奠定了重要基础。

汪华迁新安郡治于乌聊山后,依山兴建郡城,使乌聊山开发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据罗愿《新安志》载“乌聊山,在县西北三百五十步,高二十八仞,周八里。汉建安之乱,歙人毛甘以万户屯此山,为吴将贺齐所破,因置新都郡。隋末越国公起兵,亦屯于此。及义宁中,州自休宁迁治此山之下,则城东、北、南皆险山为之,西有四水合流。”<sup>⑥</sup>新安郡城三面倚山,一面临水,雄挟阊阖,对徽州城市建设格局影响深远。

北宋宣和年间发生“徽州徙州治事件”,又称“徽州迁城事件”。在该事件中,徽州知州卢宗原捕捉时机,顺应民意,放弃溪北新城,将州治迁回乌聊山旧城,从而奠定此后数百年徽州郡城发展的基本格

①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4,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60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6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95页。

③ 孙吴讨山越事详见《三国志》卷60,第1378~1379页。

④ 弘治《徽州府志》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710页。

⑤ 罗愿《新安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8页。

⑥ 罗愿《新安志》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81页。

局<sup>①</sup>。卢宗原修筑乌聊山旧城,只是在旧城基础上加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徽州城布局。因此,在徽州文献书写中,乌聊山旧城为汪华所筑,成为一般的表述方式,较少提及卢宗原筑城之事。如弘治《徽州府志》提到徽州建置沿革时就说“今乌聊山之城,汪华所筑。”在提及城池时又强调“本府城在乌聊山,唐越国公汪华在隋义宁中称吴王时所筑。自休宁万安山徙治于此,东半抱山,西半据平麓,筑以为城。”<sup>②</sup>乾隆《江南通志》采纳此说:“(徽州府)府城在乌聊山麓,唐汪华筑,东半抱山,西半据平麓。历宋至元,代有修补。”<sup>③</sup>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也采此说:“(徽州府)城在乌聊山麓,隋义宁元年汪华筑,东半抱山,西半据平麓。”<sup>④</sup>由此可见汪华筑城乌聊山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 二、庙山的形成

贞观末年,汪华在长安逝世,永徽年间归葬歙县云郎山。汪华自逝世后不断受到褒崇,其事迹流传渐广,形象日益高大,被视为“新安之神”<sup>⑤</sup>。在汪华尚未归葬歙县之前,徽州民众即为其创立祠堂,地址在州署之西,此即后来的汪王庙。大历十年(775),歙州刺史薛邕将祠庙迁至乌聊山东峰,号“越国公汪王神”<sup>⑥</sup>。元和三年(808),歙州刺史范传正又迁祠庙于乌聊山南阜<sup>⑦</sup>。

罗愿在《汪王庙考实》里分析薛邕将汪王庙迁至乌聊山的原因“按今乌聊山之祠,相传云:邕尝以王功德奏闻,奉敕立庙,然必于山者,则以王初起尝驻兵其上故也。山起州之东北,而极于南。所谓东峰者,今人别谓之东山。所谓南阜者,即此山之最高处,今人呼为庙山。”<sup>⑧</sup>汪华在隋末曾屯兵乌聊山,是薛邕最终选择将祠庙迁至该山的根本原因。宋代徽州人胡伸在《唐越国汪公华行状》中说“郡人自公入朝,即生为立祠,没益奉率,水旱必祷,今乌聊山庙是也。自唐刺史薛邕、范传正、吴圆、陶雅之属,皆有增葺。及章圣东封,始载国朝祀典,其后褒爵益崇,事具有司。”<sup>⑨</sup>可见乌聊山汪王庙地位之高。

因乌聊山别名富山,故此处汪王庙又名富山庙。该庙前有正殿,后有寝殿,规模宏大。汪王庙门首,立有二武士像,当地人称之为毛甘将军、汪节将军。因毛甘曾屯兵乌聊山,开筑城此山之先,与后来汪华筑城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故其塑像被设立于庙门前。中和四年(884),歙州刺史吴圆“克荷冥位,复新栋宇”<sup>⑩</sup>。其后,汪王庙时常得到维护、修葺。清初人汪筠曾作诗描述乌聊山之高峻和汪王庙之壮丽“石马立庭草,灵旗卷天风。屣屣乌聊山,矜饗灵所宫。”<sup>⑪</sup>与其他祠庙相比,乌聊山汪王庙受到较高的礼遇和有利的保护。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大正祀典,罢废天下各处淫祠,“徽之所存,惟越公及陈将军程忠壮公二庙”<sup>⑫</sup>。乾隆年间,叶观国有诗云“恭顺视寰融,勋名继灵洗……峨峨乌聊山,千秋光庙祀。”<sup>⑬</sup>在歌颂汪华功德后,他以乌聊山之巍峨映衬其享祭祀之绵长。

乌聊山汪王庙香火十分旺盛。洪武年间,朱元璋褒崇汪华,命有司春秋致祭。除官方致祭外,乌聊山汪王庙还享受民间香火供奉。宋末元初歙县诗人方回将汪藻《灵惠公庙》一诗编入《瀛奎律髓》时,就在其后附有评语“王姓汪,讳华,以六郡归唐,庙今号忠烈,封八字王。主岭庙在绩溪,而墓在歙县北七里云岚桥。又庙在郡城乌聊山,香火特盛,每以岁正月十八日赛祀逾旬。凡此郡汪姓,皆其后。”<sup>⑭</sup>每年

① 孟义昭《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② 弘治《徽州府志》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589页、607页。

③ 乾隆《江南通志》卷21,《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437页。

④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35,《续修四库全书》第6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

⑤ 罗愿《新安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55页。

⑥ 罗愿《新安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56页。

⑦ 汪台符《歙州重建汪王庙记》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15,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304页。

⑧ 罗愿《新安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59页。

⑨ 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61,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459~1460页。

⑩ 汪台符《歙州重建汪王庙记》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15,第4304页。

⑪ 汪筠《广惠王庙》,《谦谷集》卷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⑫ 弘治《徽州府志》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743页。

⑬ 叶观国《箬岭咏古》,《绿筠书屋诗钞》卷15,《续修四库全书》第14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⑭ 方回编《瀛奎律髓》卷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9~390页。

自正月十八日起,乌聊山汪王庙祭祀活动时间长达10天以上,香火极为旺盛,正如方回诗句所咏“香火雄三庙,楼台冠一州。”<sup>①</sup>明代休宁人程敏政也有诗描述乌聊山汪王庙香火盛况“乌聊山上越公祠,香火分明百世思。”<sup>②</sup>清代人汪士铤说“岁时正月十八日,新安民尤奔走王庙,蜂集蚁聚。其日太守必上山亲奉牲醪,质明行事,虽风雨不敢后,其诚如此。”<sup>③</sup>由此可见徽州官民对乌聊山汪王庙的重视程度和信奉汪王神的虔诚态度。

徽州下辖各县也建有汪王庙,供奉汪华。徽州人祭祀汪华时,视乌聊山汪王庙为正庙,弘治《徽州府志》即指出“忠烈庙在古城岩,即万安山,以祀唐越国汪公华。公在隋起兵,据郡保障六州,时治于此山。故正庙在歙之乌聊山,宋赐额忠烈,而此山复有专祠,建自宋淳熙中。”<sup>④</sup>乌聊山汪王庙为祭祀汪华正庙,在徽州地位最高,各县汪王庙皆为其行祠。元代徽州人程文说“唐越国汪公庙,在乌聊山最显。”<sup>⑤</sup>明代程敏政说“唐歙州总管越国汪公有庙,在歙之乌聊山,始贞观己亥,著于令甲。历代因之,号其庙曰忠烈。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又各即其地为行祠。”<sup>⑥</sup>徽州下辖各县之人,除在行祠祭祀外,多赴乌聊山进香祷告。成化年间,在朝为官的程敏政曾得赐假回乡省亲,抵家第三天即赴篁墩拜谒其先世祖程灵洗庙,次日又赶赴乌聊山谒汪王庙。程敏政在《寿汪君尚愉夫妇六十序》中解释道“盖二公者,皆有大功于新安,故庙至今,子孙繁盛,亦略相等。”<sup>⑦</sup>身为朝官的程敏政尚且不辞劳顿去乌聊山祭拜,信奉汪王神的徽州普通民众当更为虔诚。

乌聊山为汪王庙所在,各地汪氏族人们往往不辞辛劳赴此祭拜祖庙。清代苏州人汪士铤至徽州,“拜乌聊山王祖庙”<sup>⑧</sup>。他强调崇奉汪华的原因“王吾祖也,佑我新安民而曰新安之神者,非推而远之也,尊贤也。吾祖之子孙布于天下,凡我族姓欲连为同气者,非引而近之也,亲亲也。亲亲,尊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吾王祖乘天地之气,为生人之主,一郡赖之,天下宗之,取精多而用物弘,故宜牲牢血毛不绝。”<sup>⑨</sup>而在其之前,担任新安卫守备的汉川人汪国柱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奉其尊人登乌聊山,拜谒汪王庙,并捐官俸重修后殿。汪士铤对此大加赞赏,并为其构建一套传说“先是,吾宗人未宦于斯也,其尊甫先生梦一人褰衣博带以告曰‘吾,尔祖也,尔其谨视其祠宇!’语毕而觉,若有所睹。及来王庙奠灵,生气俨然在目,盖精神感通,若或先之。凡兹庙事,其敢后乎!每月朔,必具香币以祷王与夫人,袍服以时供奉。”<sup>⑩</sup>汪士铤为汪国柱构建的这套叙事文本,颇具神秘色彩,为乌聊山汪王庙提供了深厚的人文意蕴。

香火旺盛的汪王庙,据说极为灵验,有求必应。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祁门县盗寇作乱,元朝官兵前往讨伐。时值春季,徽州雨水偏多,山路崎岖,道途泥泞,兵马行进速度缓慢。据事后元军将领回忆:

尔所谓越国汪王神者,始吾未知其何如神。迨祁门告有乱者,甲子及甘侯护偏师以往。入春苦淫雨,至是雨甚,泥淖载途,士马艰于行。乙丑至邑,雨益甚。人谓邑距贼巢尚百三十里,山路崎岖,若未霁,兵行尤不易。吾惟兵贵速,少迟,贼或披猖,平民受害滋夥。因念邦人每诧越公之神,为果有灵,其能请于上帝,转雨为霁,使吾事亟集,则神平昔受庙食,有爵封命号,享民牲醪之奉始无愧。夜午,雨忽止,翼日丙寅味爽,清飙徐兴,氛霾尽解,霁景泛空,徒旅踊跃。贼出接战,一进挫其锋,再进离其群,三进薄其境。一日间,直捣其穴而平之。讫事,复雨。夫雨与霁悬于天,非越公其神其

① 弘治《徽州府志》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743页。

② 程敏政《越国汪公庙唐诰》,《篁墩文集》卷7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9页。

③ 汪士铤《重修乌聊山汪王庙碑》,《秋泉居士集》卷3,《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19页。

④ 弘治《徽州府志》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745页。

⑤ 程文《歙郑令君安庙碑》,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85,第2079页。

⑥ 程敏政《休宁乌龙山汪越公庙田记》,《篁墩文集》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236页。

⑦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390页。

⑧ 汪士铤《润山堂诗集》,《秋泉居士集》卷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9册,第591页。

⑨ 汪士铤《重修乌聊山汪王庙碑》,《秋泉居士集》卷3,《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9册,第618~619页。

⑩ 汪士铤《重修汪王庙后殿记》,《秋泉居士集》卷3,《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9册,第621页。

能,密赞大造,开阖阴阳,岂遽与吾意之所期者应?可谓灵也已。<sup>①</sup>

时人将战争中的天时,归功于汪王神的相助,认为正是在汪王神助阵下,才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凯旋之后他们作《歙乌聊山忠烈庙享神辞》赴乌聊山汪王庙献祭。在徽州,每遇水旱疾疫,必赴乌聊山汪王庙祈祷,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胡伸对此现象已有关关注,发出“水旱必禱,今乌聊山庙是也”<sup>②</sup>的感叹。

除汪王庙外,作为徽州祭祀重地的乌聊山还建有其他祠庙。岱岳庙,又名东岳庙,在乌聊山汪王庙之前,创立于北宋宣和年间,是徽州祭祀东岳泰山之神的场所。徽州府城隍庙,创于乌聊山,直至明代洪武三年(1370)才移建南山门内。玄坛庙,在乌聊山汪王庙后,祭祀赵元帅。义勇武安王庙,在乌聊山,原为万山堂基址,元代至大元年(1308)创建此庙。至正十二年(1352),经历兵燹,庙仅柱立,且素无常住,道士以孟饭自给。明朝初年,迎仙观道士穆师暹避迹于此。穆师暹重建该庙,并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改造“重塑王像,构门屋、两庑。升级转折而上,前创三亭,榜曰物外、城市山林、蓬岛,创小阁,曰空青,有轩曰西爽、曰环翠。庙后建祐圣殿,幽邃轩豁胜他庙。又置田于歙、绩,命徒徐尚质、沈尚文为甲乙住持,仍编为迎仙观户籍。”<sup>③</sup>灵顺庙,位于乌聊山东峰(即东山),“其神五人,皆封公”<sup>④</sup>。通真庙,在乌聊山麓。双节堂,在乌聊山麓,为祭祀马可道夫妇的场所。关帝庙,在府治乌聊山,有司春秋致祭。张文毅公祠,在府城乌聊山,祀左副都御史张芾。

在乌聊山上,以汪王庙为中心,前有岱岳庙,后有府城隍庙、玄坛庙,环以其他祠庙,形成一个庞大的祠庙建筑群。尽管这些建筑存在时代差异,未必都同时共存,但并不妨碍乌聊山成为徽州的祭祀重地。也正因此,乌聊山被徽州人称作“庙山”。

### 三、文人活动与乌聊山文化形象塑造

北宋时期,徽州州学两度迁至乌聊山,成功塑造该山的儒学文化形象。至此,乌聊山上形成城池、祠庙、州学三大类型人文景观,并对徽州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成为徽州最重要的名山之一。

自唐代开始,徽州州学设在州城东北隅。太平兴国三年(978),学址迁至乌聊山上。景德三年(1006),州学大修。嘉祐四年(1059),因山高地狭,“不足容众”,徙于南园。熙宁四年(1071),由于南园濒临江水,地势低洼,常有泛滥之患,学址又迁回乌聊山。直至元祐初年,州学再次徙至南园,乌聊山学址遂废<sup>⑤</sup>。州学再度迁出乌聊山,也是由于同样原因,即“山高地狭,不足以容众”<sup>⑥</sup>。尽管州学最终迁往他处,但乌聊山的儒学文化记忆依然存在,吸引无数文人登山歌咏。

南宋诗人戴复古曾游历徽州,写下七言律诗《新安寒食》等。在徽州游冶期间,戴复古曾登乌聊山览胜,并作《乌聊山登览》:“抖擞器尘上翠微,旁溪寺上坐题诗。忽闻啼鸟不知处,细看好山无厌时。风扫云烟开远景,人携香火谒丛祠。客来千里登临意,说与时人未必知。”<sup>⑦</sup>一句“细看好山无厌时”,将文人对乌聊山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该诗为大量官私典籍转录,影响颇广,对提升乌聊山名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清代人洪亮吉曾至乌聊山游览,作诗题咏“女墙沿山百千级,客到女墙皆却立。城南暝色似拒人,一片昏鸦堞楼集。山颓五石皆陨星,突处尚带天光青。山僧煮茗饷山客,五客一人蹲一石。”<sup>⑧</sup>山上落星石当时已裂为五,洪亮吉对此也有生动描述,可见其诗写实程度。

拜谒汪王庙,是文人登乌聊山的重要活动。宋末元初,方回登览乌聊山,谒汪王庙,并作《乌聊山庙登览》:“寒斋兀兀味残书,一上崔嵬计未疏。下界喧卑离市井,平皋洒落见樵渔。断鸿淮汉三江外,古树隋唐五代余。忽忆浮溪偃王句,顾瞻遗庙意踟躇。”<sup>⑨</sup>元代宁国人张师鲁拜谒乌聊山汪王庙,作《乌聊

① 汪梦斗《歙乌聊山忠烈庙享神辞》,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49,第1039~1040页。

② 胡伸《唐越国汪公华行状》,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61,第1459页。

③ 弘治《徽州府志》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744页。

④ 罗愿《新安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56页。

⑤ 罗愿《新安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353页。

⑥ 弘治《徽州府志》卷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1册,第138页。

⑦ 戴复古《石屏诗集》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9页。

⑧ 洪亮吉《乌聊山》,《更生斋集》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4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⑨ 方回《桐江续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5页。

山神祠):“龙舟抗锦帆,天下逐隋鹿。雄图江浙上,千里瞻左纛。竟想虬髯姿,挈地归荒服。英风不可泯,血食有遐福。锡诰启王封,新年谒州牧。气和余沴消,云委嘉生熟。我登乌聊山,祠宇炳绀绿。揭虔禱灵英,阅繇得嘉卜。洵攀丹桂枝,似愧青苜蓿。神意倘终惠,亲来报工祝。”<sup>①</sup>张师鲁醉心科举,专程登乌聊山,谒汪王庙,祈祷据说极为灵验的汪华神为其赐福。

傍溪寺远眺,也成为文人登乌聊山的活动之一。傍溪寺,大中祥符元年(1008)创立,原址位于长乐下乡铜山里,绍兴年间徙至乌聊山。程敏政和友人登乌聊山傍溪寺远眺,并作诗曰“宝坊高出旧城东,百里山川一望中。竟日倚阑题不尽,夕阳遥射竹林红。”<sup>②</sup>傍晚时分,从乌聊山傍溪寺远眺山川城池,是徽州文人作诗的重要题材。洪亮吉游傍溪寺,作诗题咏“西风泠泠响天关,炊烟一城飞出山。炊烟飞青水烟白,衬得斜阳满江赤。新安古刹皆李唐,此刹势复凌层冈。石厓中飞云缕缕,佛顶古苔堆寸许。”<sup>③</sup>

乌聊山“为泉水所凑”,山上名泉成为文人的关注点。清初词人陈维崧在赠给徽州人汪鏞的序文中说“故园鄞郡,偏遭铁额之烧焚;旧业新安,洵值铜胫之俘掠。红知贼火,焰烘黄帝之丹垆;白是刀锋,冷逼乌聊之雪瀑。”<sup>④</sup>此处“雪瀑”,即指乌聊山的泉水。时值三藩之乱,徽州遭受战争的巨大冲击,陈维崧以乌聊泉水衬托白冷刀锋,寒气逼人之下,也说明乌聊山泉水的名气之大。

登乌聊山,是文人雅集的重要选择和组成部分。清朝初年,歙县人汪士铎邀施闰章等人雅集,一行四人集饮青来亭后,登乌聊山最高处。施闰章赋诗曰“曲径高斋里,层峦万叠生。凭栏穷耳目,历磴变阴晴。岁月苍松古,江城积霭平。同心遂批豁,酒罢有余情。”<sup>⑤</sup>

每逢重阳节,徽州人往往选择乌聊山作为登高之地,上山览胜。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九日,杨公远邀集友人同赴城南紫阳山登高。宋省斋未及赴约,独自登乌聊山,以度重阳佳节,并有诗赠杨。杨公远作诗答和“我辈登高峻更遥,闻君独步上乌聊。休嗟昨日浑无兴,须信明年尚有条。节后黄花香未减,年高黑鬓雪偏饶。拂笺续罢新诗句,回首重阳越一朝。”<sup>⑥</sup>元代徽州人唐元与友人在重阳节共登乌聊山,作七言律诗“节意萧然易得愁,乌聊晚望且悠悠。百年驹过人将老,九日山寒菊未秋。云入楚天兄弟隔,波横黟练古今浮。旧游何在论心少,沽酒同君向市楼。”<sup>⑦</sup>

不仅重阳节,春天登乌聊山也是不少文人的雅好。明代人田艺蘅曾在徽州任官,于春季二月登乌聊山,环眺徽州诸处胜景,发出感叹“昔人谓州在万山中,视他郡最高,测之与双天目齐,理或然也。”<sup>⑧</sup>

自宋代开始,徽州不少文人雅士选择在乌聊山麓营造宅舍。宋代歙县人罗汝楫致仕,在乌聊山南麓筑室,“疏岩斲壑,亭榭爽旷”<sup>⑨</sup>。元代唐元,其家四世皆居乌聊山麓<sup>⑩</sup>。洪武七年(1374)夏季,唐元之子唐桂芳复筑室于乌聊山麓故居旧址,此即文寿堂<sup>⑪</sup>。明代中期,徽州商人汪存应也效仿文人,在乌聊山麓建友爱堂,居室十分华丽<sup>⑫</sup>。

城中之山的幽静,对习惯城市生活而又喜爱山水之趣的文人来说极具吸引力。精明的商人看准商机,在乌聊山下开设客店牟利。明清之际人施闰章游历徽州时,描写城内乌聊山下客店“乌聊山下好

① 汪泽民、张师愚编《宛陵群英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66页。

② 程敏政《傍溪寺晚眺》,《篁墩文集》卷7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499页。

③ 洪亮吉《傍溪庵》,《更生斋集》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468册,第192页。

④ 陈维崧《送汪考功钟如给假省亲序》,《陈检讨四六》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7页。

⑤ 施闰章《汪扶晨集饮青来亭从屋中拾级得乌聊山最高处》,《施闰章诗》,《清名家诗丛刊初集》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701页。

⑥ 杨公远《十日宋省斋有诗谓不及同登南山独步乌聊山》,《野趣有声画》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55页。

⑦ 唐元《九日与汪谦父晚登乌聊山》,《筠轩集》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7~498页。

⑧ 田艺蘅《游阆仙洞记》,《香宇集》卷19,《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⑨ 洪适《罗尚书墓志铭》,《盘洲文集》卷7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8页。

⑩ 唐元《筠轩记》,《筠轩集》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560页。

⑪ 钟亮《南雄路儒学正白云先生唐公桂芳行状》,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89,第2200页。

⑫ 汪舜民《友爱堂记》,《静轩先生文集》卷11,《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幽居,百尺寒松覆草庐。秋雨松涛声不绝,虞卿闲著几篇书。丛菊禁霜解作花,紫阳山畔晚蒸霞。谁将雪窦泉来试,有客新贻茅舍茶。”<sup>①</sup>

读书乌聊山,成为不少文人的选择。明代歙县人方时化在城内选择乌聊山和仙姑井,作为读书之处。其好友休宁人程嘉燧诗中有“舟中日夜闻鸣沙,疑坐山城繁雪花。仙泉林亭湛清华,晨光灏灏临万家”<sup>②</sup>之句,就是分别描写乌聊山和仙姑井。所谓仙姑井,相传为宋代郑仙姑所居,也在乌聊山下<sup>③</sup>。

围绕读书乌聊山这个话题,徽州出现不少相关神仙传说。罗愿《新安志》载录一则“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许、聂遗风,以故人多好仙。始谢谏议微时,读书乌聊山。市人有汪四者,心爱敬公,旦就市得钱,暮辄携以相资。尝数日不来,公下山问之,人云已盗驴窜去矣。及公登第,为蜀中县令,一日有道人来访者,乃汪也。与坐书室,汪起,画壁为岩洞,有朱门金锁,解腰间钥开之,挽公同入。公请归白嫂,汪遂先入。比出,壁屹立如故,汪亦不复见。”<sup>④</sup>该则传说颇有影响,为弘治《徽州府志》等典籍抄录,流传渐广。读书乌聊山,也成为徽州较具代表性的文学意象。

文人游览山中胜景、营造宅舍、读书山中等活动,使乌聊山名声大噪,儒学文化形象更加丰满。如何将名气日增的乌聊山纳入徽州山水景观的表述体系,是摆在当时文人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 四、乌聊山与新安八景

乌聊山汪王庙内,原设钟楼。弘治九年(1496),应僧人正晓、景祥之请,徽州知府祁司员重建钟楼。弘治十七年,时任徽州知府何歆认为“钟楼与谯楼近,取其钟鼓相节奏也,在处皆然。今钟楼偏寓,钟鼓不复相应,非制也。”<sup>⑤</sup>在何歆的主持下,钟楼从乌聊山汪王庙迁往徽州府治东南处。在钟楼矗立在乌聊山的岁月里,乌聊晓钟成为山中一大胜景,也是徽州士人品赏的著名景观之一。

明初徽州人唐文凤选取徽州著名胜景,品评为新安八景,分别为屏山春雨、练溪朝云、紫阳夜读、乌聊晓钟、渔梁夕照、古岩晴岚、黄山霁雪、白水寒蟾。除品赏胜景外,唐文凤作《新安八景诗》八首,其中《乌聊晓钟》曰“乌聊山头残晓月,光射落星苍石裂。当年故垒埋剑刀,至今犹带英雄血。华鲸吼散秋空云,六街车马何纷纷。一百八声声更彻,直恐梦惊天上闻。”诗前有序“唐越国汪公华保御六州,尝屯兵于是山,遂营州治焉。公识机慕化,而归于有唐,不失臣礼,锡以旌节。乡人德之,立祠以祀。山冠以危楼,环以雉堞,悬以禁钟,听夕叩之,鏗声彻数十里。”<sup>⑥</sup>诗序不仅解释将乌聊晓钟列入新安八景的原因,而且描绘乌聊晓钟的具体内涵。

新安八景之说,并非始于唐文凤。元代散曲名家张可久就曾提出新安八景:花屏春晚、练溪晚渡、南山秋色、王陵夕照、水西烟雨、渔梁送客、黄山雪霁、紫阳书声<sup>⑦</sup>。名声日隆的乌聊山,未能进入这位庆元文人关于徽州山水景观的表述体系。

与张可久不同,对于徽州本土文人来说,乌聊山则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年届六旬的方回极为狼狈。当月二十八日,路途泥泞,方回长途跋涉,到达句容县。夜宿客店,没有床榻,仅二凳一毡,条件十分简陋,又遭到店姬不友好的对待,危坐终夕。次日岁除,他写下“句容破店无卧榻,一夜打坐如禅僧……客中知我何如人,店姬无赖肆讥侮”<sup>⑧</sup>之句,气愤之余,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一年为丁亥年,是方回的本命年。在当年除夕,为加紧赶路,他经过白土市时没有住旅店,深夜无奈投

① 施闰章《歙城客寓有古松名曰松屋》,《施闰章诗》,《清名家诗丛刊初集》,第1129页。

② 程嘉燧《新安方伯雨期会于柔都下,是秋俱就试姑孰,因汝廉寄此歌》,《松圆浪淘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

③ 有关方外之人的传说,为乌聊山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意蕴和神秘色彩。其中,尤以郑仙姑的故事最具代表性。“郑仙姑,歙人,居乌聊山东岳庙前,数十年不出门,或有见之里外者。苏辙令绩溪,访之,问其年,八十矣,犹处女也。归,志其问答之语。门有甘泉,今名仙姑井。”(乾隆《江南通志》卷175,《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第6册,第351页)

④ 罗愿《新安志》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第524页。

⑤ 弘治《徽州府志》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0册,第743页、727页。

⑥ 唐文凤《梧冈集》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59页。

⑦ 张可久撰、劳甫甫校《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外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7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7~288页。

⑧ 方回《寄许太初并序》,《桐江续集》卷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396页。

宿农家,竟与牛同屋。至此狼狈已达极点,方回在除夕夜作诗纪事:

灯下见异物,非马非骡驴。藏牛于屋内,云以避穿窬。终夕噍草声,去枕才咫尺。从者各僵仆,不异犬与猪。平生几今夕,亦尝分郡符。军府炽庭燎,丽谯侈门符。宾客候兵卫,儿童奉屠苏。焉知穷且老,狼狈逃村墟。疮痍腰臂破,痒痛皮肤枯。大风鼓天地,啸鬼号鼯狐。使其伏榛莽,岂不戕厥躯?遥遥乌聊山,有竹有琴书。我故念我家,儿女亦念予。目睫竟不交,炯然如鰈鱼。晓行付一笑,终夕空嗟吁。作诗纪此事,异时示吾雏。<sup>①</sup>

方回为徽州人,家在乌聊山下<sup>②</sup>。在困窘至极时,方回想起“遥遥乌聊山,有竹有琴书”的生活图景,乌聊山不仅是其思乡的著名景物,更是徽州的重要地标。徽州人思乡之情生成之际,乌聊山往往是最容易被想到的地标之一。

方回的朋友也将乌聊山视作徽州的地域象征。钱塘人仇远雅好游历,题咏各地山川,性喜交友,与方回来往密切。方回去世后,仇远作五言律诗《怀方严州》五首,最后一首曰“八十一年休,云何不首邱。岂无商女恨,肯作贾胡留。书籍从人卖,田园有子收。乌聊山在望,风雪去悠悠。”<sup>③</sup>念及歙县故人,仇远似乎眼前浮现徽州重要地标乌聊山的风雪悠悠之景。

对于外地人张可久提出的新安八景之说,徽州人似乎并不完全认可。因此至明朝初年,徽州本土文人唐文凤重新品评新安八景,才将“乌聊晓钟”选入其中。新安八景内容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赏徽州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也是乌聊山名气进一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在乌聊晓钟进入新安八景后,乌聊山作为徽州地域象征被不断强化,并反映在徽州内外的文人作品中。

清朝初年,苏州人尤侗获得新安友人所赠墨、茶。在谢启中,尤侗说“松烟出自庐山,石花产于蒙顶,兼斯二妙,独有新安。乌聊山下,丸作龙纹;灵岩洞中,片如玉乳。”<sup>④</sup>尤侗提及徽州所产之墨时,直接以“乌聊山下,丸作龙纹”来概括。在这位外地人看来,乌聊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徽州的象征。

乌聊山成为徽州象征符号之一,在乾嘉时代洪亮吉的事例中也可得到体现。当时旧仆朱禄忽染危疾去世,洪亮吉心情悲痛,至胡唐寓所索饮,酒醉而归,赋诗一首,有句曰“我前与君同里井,三十六峰悬倒景。乌聊山头笋堪煮,更摘乡园雨前茗。”酒席上,吴文桂拿出问政山笋、松萝茶给在座之人品尝,故洪亮吉诗中有“乌聊山头笋堪煮,更摘乡园雨前茗”之句。但奇怪的是,洪亮吉并未直接以问政山笋入诗,反而说是乌聊山头之笋,并在诗后注曰“时吴上舍文桂出问政山笋及松萝茶啖客。”<sup>⑤</sup>以乌聊山笋代替问政山笋、乡园之茗替换松萝名茶,是祖籍徽州的洪亮吉对故乡的真情流露。洪氏此举,是乌聊山作为徽州地域象征的最好反映。

## 五、结 语

徽州地处山区,不乏名山胜景,但地方志书在编纂“山川”一门时,往往首先刊列乌聊山。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体现在徽州地方志书上,还影响了官修地理总志、正史以及私人地理著作对徽州山川的表述。无论是《大明一统志》《明史·地理志》,还是《广輿记》等,都采用“徽州山川,首列乌聊”的书写方式,将其他山川列于乌聊山之后。这一书写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嘉靖《徽州府志》载“若稽新安,莫高山大川。郡城内东南,近而尊曰乌聊山,一名富山,磅礴治城,雄挟闾闾,有东汉毛甘万户营址,有唐越国汪华庙宇,山麓有越国迁郡旧址。”<sup>⑥</sup>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也抄录嘉靖《徽州府志》这

① 方回《岁除夜过白土市不宿夜几失道田家地卧四十韵》,《桐江续集》卷1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396~397页。

② 方回曾作《治圃杂书二十首》,诗中注曰“予家乌聊山下”,由此可知其住址。方回《桐江续集》卷1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461页。

③ 仇远《金渊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页。

④ 尤侗《谢新安友人惠墨茶启》,《西堂杂组》二集卷7,《西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⑤ 洪亮吉《卷施阁集》诗集卷17,《续修四库全书》第14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

⑥ 嘉靖《徽州府志》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第47页。

一记载,强调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近而尊”的特点<sup>①</sup>。正是由于乌聊山具有“近而尊”的优势,才促成“徽州山川,首列乌聊”书写现象的出现。

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近而尊”的特点,是在城池、祠庙、州学等人文景观的共同塑造下形成的。在历史文献中,毛甘故城大量而又频繁出现,是对徽州山越历史的文本记忆。隋朝末年,汪华将新安郡治迁至乌聊山,并倚山建筑城池。唐宋时期,徽州仍然沿用汪华所筑之城。尽管北宋宣和年间发生“徽州迁城事件”,但徽州州治最终迁回乌聊山旧城,从而奠定此后数百年徽州城发展的基本格局。从东汉末年的毛甘故城,到隋唐以后的城池,乌聊山与徽州城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近”的特点,也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唇齿相依、层次更深的“近”的关系。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的尊崇地位,不仅与上述徽州建城史密切相关,而且是在更为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乌聊山上,以汪王庙为中心,形成一个庞大的祠庙建筑群。尽管这些建筑可能存在时间错位,但徽州民间信仰在空间上的这种集聚性,使乌聊山成为徽州的祭祀重地,并被塑造为徽州民间信仰的生成地和归属地。乌聊山被世人称作“庙山”,也正根源于此。徽州州学两度迁至乌聊山,成功塑造该山的儒学文化形象。文人游山、营治宅舍、读书山中等活动,则扩大乌聊山的名气,丰富其儒学文化形象。从时间上来说,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近而尊”的特点形成于北宋时代。当时州城、州学、汪王庙、岱岳庙等都已在山上创立,徽州城市发展、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信仰习俗等方面均受此山影响,使乌聊山地位空前尊崇,并成为徽州名山。因此,南宋前期罗愿在编纂《新安志》时,意识到乌聊山的尊崇地位,将其列为徽州山川之首。这种“徽州山川,首列乌聊”的书写方式,正是对北宋时期乌聊山名山形象塑造成功的追认。

徽州名山众多,乌聊山只是其中一座。如何将名气日增的乌聊山纳入徽州山水景观的表述体系,是摆在当时文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张可久的新安八景之说,到唐文凤重新品评的新安八景,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出现巨大变化,特别是后者增入“乌聊晓钟”这一景观。地域景观表述体系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赏徽州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也是乌聊山名气继续提升的生动体现。而乌聊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则成为徽州的象征。

从乌聊山的名山生成史可以看出,对于自然条件并不突出的小山来说,人文历史的塑造是其成为名山的主要途径。山水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sup>②</sup>。山水所在范围内的人文景观,是人与山水互动的结果,也为由山观史、由水观史提供了可能性和切入点。

责任编辑:张朝胜 钱翠翠

<sup>①</sup>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全集》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01页。

<sup>②</sup> 孟义昭《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